

专访《叶问4》导演叶伟信： 初心没有终结，传承就是使命

■文/本报特约记者 王止筠

由叶伟信执导的《叶问》系列最后一部——《叶问4：完结篇》贺岁上映，周末票房超越3亿元，且取得较好的观众口碑。作为一个较为成功的国产电影系列品牌，叶伟信是如何去延续叶问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如何去处理继承和创新，以及平衡艺术表达和市场需求的？本报日前专访了导演叶伟信。

为儿子奔波学区的“叶师傅”是个好爸爸

《中国电影报》：基于前三部的口碑赞誉以及《叶问》系列作为十多年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最成功的功夫片品牌之一，请问在《叶问4》中，您是如何选择和取舍故事的？

叶伟信：《叶问3》中，叶问的妻子去世，从情感线的处理，我在《叶问4》延展出一个男人如何与青春期的儿子相处的故事。尽管故事发生在60年代，但我是希望拍出当下观众也有共识的故事。为孩子找学区，是家长都很重视的事。在我成长的时期，很多家庭把小孩送到国外读书，尤其是处于青春期叛逆、顽皮的孩子，家人希望他们在外国能够得到锻炼和独立起来，李小龙也是这样的。

“叶问去到美国会发生什么？”是我们电影里虚构出来的情节，但我要找到可能性去做出来，换个环境最重要的是制造人物冲突，给出“打”的理由——种族歧视和民族偏见。

《中国电影报》：《叶问》系列的核心人物叶问，从第一部就定调为一个新好男人形象。贯穿于叶问生命时间的轴线，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师傅、师父、丈夫、父亲的阶段演绎，《叶问4》里，您拍叶问最后生命那段，是不是会格外珍惜？因为不会再拍……

叶伟信：我觉得，不应为拍而拍。如果不是让叶问离世，我也肯定会想到点子继续拍下去（笑）。对于观众而言，叶问的铁汉柔情是动容之处。对现实的观照，是我们作为人能共情共鸣的基础。这个项目，毕竟也走过十二年，很感恩投资人对我的信任和团队对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喜欢《叶问》的观众，这一路来的陪伴，让我在完结篇的准备上也很有信心。

《中国电影报》：父亲对孩子的表达，在这部戏中做得很饱满。两位父亲最终都支持了孩子的喜好和选择。请问，您认为的好父亲是怎样的？

叶伟信：没有标准的答案。父亲，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挺身而出保护家人。孩子喜欢的父亲，就是好的父亲吧。在《叶问4》里，父子情和父女情的设计，是一组互文的关系——万师傅的女儿认为叶问是个好爸爸，叶问也从万若男身上更理解了儿子。

《中国电影报》：李小龙，可以被视为华语甚至世界功夫片的一个大IP，对于这个人出现在《叶问》系列电影里，尤其是在《叶问4》里叶问为李小龙的正名，是您的一种致敬吗？

叶伟信：我小时候看李小龙的电影，感受最深的就是华人在海外遭遇的歧视。历史上李小龙在美国参加空手道比赛的真实经历是1967年，我把这部电影开篇设置在1964年，是我出生的年份，其实是将自己成长的感

受放在里面。最主要的是李小龙的的影响力非常了得，改变了外国人怎样看待中国人。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个电影明星，他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把我们的中国功夫和人文精神传播出去了。

文艺的导演要给出“打”的理由

《中国电影报》：《叶问4》中，在叶问和万宗华的咏春对战太极中加入“地震”，让动作逻辑转换为人物逻辑，似乎不符合传统功夫片的类型模式，这样看似文艺的处理，是因为什么？

叶伟信：在我自己的电影里，每场“打”，除去套路、门派的表演张力，我在处理的就是“为什么要打”。这场戏“打”得其实还不够充分，既然需要找理由让它停下来，那就没必要分胜负了。

《中国电影报》：在剧本发展过程中，有没有考虑李小龙和叶问同时联手上阵的戏？或者有试过平行蒙太奇做他们两人的打戏？

叶伟信：从来没想过。也许有些观众有这样的心理期待，但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叶问、李小龙的角度，在我的电影里，“跟谁为什么打”，才是我负责的重点。

《中国电影报》：四部《叶问》，洪金宝、袁和平分别担任动作指导，跟他们的合作，有什么异同？

叶伟信：咏春，也是《叶问》系列的主角嘛。灵活迅猛的连拳，在四部不同的情境场景中，需要“打”得过瘾漂亮。这是大部分观众关注和期待《叶问》系列的地方，而我从故事的构建、剧本的发展上要给到动作指导需要处理的理由。大哥（洪金宝）和八爷（袁和平），是行尊级的人物，很开心和兴奋能够有机会跟他们合作。八爷的风格犀利，在动作完成上要求冲击力；大哥既是演员，又是导演，他赋予动作演员更多的表演张力和感染力。

《中国电影报》：中国功夫的辉煌，似乎更多留存于历史的记录中。作为十多年间拍了《叶问》系列功夫片的导演，您自己有没有关注咏春的现状？

叶伟信：没有专门去关注这个问题。我自己拍动作片，重点还是在故事逻辑和细节处理。比如《叶问4》里，叶问的出拳，需要符合人物暮年的身心状态，比如“握拳活动手关节”的细节处理。

《中国电影报》：《叶问4》里，情感把控丰富内敛、人物塑造到位精准。您曾说“把《叶问》当成文艺片来拍”，请问这部完结篇是您最满意的表达吗？

叶伟信：我对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喜欢的处理方法，但那仅仅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一直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去修改、调整并搭建起与下一次的的可能性，不停去思考讲述故事、设计人物

以及人物行为的“理由”。如果这次的效果还不错，对我以及未来的创作而言，就是又多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而已。

《叶问》系列不是叶伟信电影的唯一品牌

《中国电影报》：随着电影新市场环境的变化，科幻、悬疑、动画等爆款频发的登场，使得动作片的投拍风险和难度更大了，请问您是如何坚守动作片拍摄并取得成功的？《杀破狼》系列在城市动作片方面，您做得也不错。

叶伟信：对我而言，我观看和拍动作片的感受并没有变。相比较于动作片的鼎盛时期，我也并不觉得以后就不会有好看的动作片了。好比一道菜，十年后还存在，主要看由谁在做这道菜而已。观众和制作者肯定是有区别的，也许我认为不好看的动作片，观众觉得很好看。

好的动作片，需要好的动作演员，甄子丹和电影里的叶问，是彼此成就。遇到甄子丹，是我的幸运。我和他也合作过《杀破狼》。

《中国电影报》：《叶问》、《窃听风云》、《战狼》、《唐人街探案》、《绣春刀》等系列品牌之作的成功，对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助力不小。在电影品牌的维护、延续和创新方面，您自己有面对市场和观众的压力吗？

叶伟信：《叶问4》时隔三年后才出来，期间不是我不想拍。事实上，《叶问4》的投资不比《叶问3》小，我没有刻意想过有什么保障因素去做所谓的品牌维护，老板愿意投资，我就拍。而且，动作片的完成，需要一招一式、一拳一脚，什么叫“创新”呢？我一直就是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戏能否拍以及怎样去拍。当然也会想是否会低于观众的期待。

《中国电影报》：近年来，《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片的热映，引发了对“新主流大片”的热议。讲好中国故事，已经不是刻意地去灌输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英雄是更饱满的血肉之躯。叶问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银幕形象。请问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您在《叶问4：完结篇》中有什么思考？

叶伟信：《叶问4》里，海外华人面对的种族歧视和欺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们练武之人遇到不公义的事就要站出来”，是《叶问》系列一直延续的命题。你可以说它是历史人物传记、或是“老友记”，其中细节的考证或是虚构，我都尽力做到在故事的逻辑上讲得通。人物的出现都立得住，包括对对手的处理。对于叶问，我没有把他处理为一个民族英雄。当个体被赋予使命感，他在独特环境和际遇中走出来，并能为社会和他人承担责任，我觉得就是适合电影的表达。

第十届中国影协杯暨首届聿影计划推介广州举行

本报讯“第十届中国影协杯暨第一届中国聿影计划推介之夜”日前在广州举行。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闫少非，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燚，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智勤，广州市增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广新力，资深电影人丁荫楠、张思涛、芦苇、许还山、陶泽如等参加了推介之夜。当晚，共有10部优秀的电影编剧和5位优秀青年电影编剧获得推介。

闫少非在致辞中表示：“编剧是电影创作的第一生产力，电影文学是增强中国电影文化原创力的支柱。如今，电影从关注票房到更注重内容生产，对创作主体的培养和职业典范的树立，编剧成为电影产业发展的关键。”

为提升编剧地位，提高剧本质量，将电影文学的学术探讨和推选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中国电影家协会从2009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评选活动。十年来，“中国影协杯”共推选出优秀电影剧本82部，推介电影编剧100余人，对于弘扬新时期电影文学创作的经验和经验，建设一支优秀的专业电影编剧队伍，进一步提升电影创作水平，促进我国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乃至中国文联的品牌活动之一。

中国青年电影编剧扶持计划（简称聿影计划）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创办、财政部专项文化资金扶持、中国文联重点支持的电影活动，旨在联合业内主流制片机构，共同发掘、扶持45岁以下有潜力的青年编剧。在短短一个月内，首届聿影计划收集到300余位青年编剧的报名，入围剧本类型丰富，题材多样。经过组委会初选有40名学员进入为期5天的特训营，黄丹、周建东、陈国星、梅峰等8位老师进行授课。

经过刘杰导演、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副院长孟中、暨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学武、《电影艺术》执行主编谭政等复审选委的评选，10名学员获得终审路演的机会。最终，由芦苇、黄丹、陆川、梅峰、束焕五位知名编剧导师和博纳影业集团高级副总裁蒋德富、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电影创作部主任唐科、腾讯影业副总裁陈洪伟、阿里影业片方战略合作负责人李路组成的终审选委选出五位优秀青年电影编剧。这五位青年编剧将获得芦苇、黄丹、陆川、梅峰、束焕等知名编剧一对一指导剧本创作的机会，其项目将获得后期制作和器材租赁的支持，符合要求的将与电



张琦(中)、成姚(右二)领取荣誉



陈丽羽(左三)、荆丛嘉(左四)、储金炜(右三)领取荣誉

▶ 第十届中国影协杯年度十佳剧作：

- 韩家女，钟伟，文牧野：《我不是药神》
- 松太加，扎西达娃：《阿拉姜色》
- 冯骥，陈珠珠，林明杰：《红海行动》
- 李保罗，吴斌，贾大山：《村戏》
- 闻燕，莫辛，徐加欣：《荒城纪》
- 郝国忱：《毡匠和他的女儿》
- 黄渤，张冀，郭俊立，查慕春，崔斯韦，邢爱娜，黄渤中：《一出好戏》
- 焦华静：《狗十三》
- 袁媛，何昕明，潘斌，安巍，刘若英：《后来的我们》
- 苏伦：《超时空同居》

▶ 第一届中国青年电影编剧扶持计划五佳编剧：

- 成姚《球是白的》
- 张琦《为虎作伥》
- 储金炜《孤墙》
- 荆丛嘉《黄雀》
- 陈丽羽《我们的秘密》

影投资制作机构签订创作协议。另外5名入围聿影计划十强编剧是：宋月、邵然、杨梦媛、张关关、李淑萍。

“第十届中国影协杯暨第一届中国聿影计划推介之夜”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中共广州市增城区委宣传部、北京明天中盛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活动致力于推介电影编剧，为中国电影产业输送编剧人才。

另悉，第十届中国影协杯暨第一

(木夕)

2019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年会召开 关注行业热点 维护编剧权益

本报讯由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主办，编剧帮和铜牛电影产业园协办的2019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年会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新老会员欢聚一堂，回顾学会2019年工作，并就大家关心的行业问题展开了讨论。

会上，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艾克拜尔·米吉提作了年度工作报告，重点汇报了2019年学会取得的各项成果和财务报告。据介绍，近年来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不断加强行业管理，服务会员，实施秘书处管理，增补魏术学、王伊两位副秘书长，积极维护编剧权益，加强剧作交流和培训工作。

厉震林副会长宣读了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评选的70部电影中的经典文学形象及编剧名单。谭仲池副会长回忆了创作电影《袁隆平》时编剧、导演、演员之间真挚的情谊。“只要我们懂得艺术是所有艺术家共同努力结果的时候，对编剧也好、导演也好，都应该尊重的。”

宋方金副会长表示，在宣传自己

的新作《热爱》期间，对“流量”的正面作用产生了新的认识。不管是“剧作中心制”也好，还是“编剧中心制”也好，都需要编剧自己去努力争取。要努力通过提升自身影响力来捍卫编剧群体的整体利益。

余飞副会长围绕“视频革命链式反应中的编剧定位”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2019年是行业发生变化的一年，短视频等新兴平台大量占用观众时间，编剧应注意到全新的播出形式并主动参与良性竞争，不要被时代淘汰。

著名导演江平动情呼吁同行们践行“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著名导演黄军现场表示，“电影应该向戏剧看齐，回归本体，要加强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中宣部电影频道创作部主任唐科在年会上向各位编剧们抛出了橄榄枝，只要不违背基本法规原则，只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时欢迎大家把剧本递来合作。

会员代表编剧张冀分享了《中国

女排》的创作经验。谈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上，他通过自己从二传身上找寻创作灵感的例子，告诉大家要善于从生活中“就地取材”。另一位会员代表青年编剧、导演张忠华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名编剧的导演之路，他的儿童题材电影《树上有个好地方》恰好入围了今年的金鸡奖。

会长王兴东提出，编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创作优秀电影剧本为首要环节。要把深入生活当作信仰，精品背后是精神，鼓励大家以林杉、于敏、梁信、李準、张天民等老一辈剧作家为榜样，扎根生活，深入实践，选好题材，讲好故事，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除了给出创作方面的建议，王兴东重点强调了剧本版权的重要性，针对当下存在的乱改剧本、宣传弱化编剧、海侵侵害编剧署名权等现象，提出了批评。王兴东会长还表示，“剧本版权是电影的命根子”，呼吁尊重编剧权益。

(木夕)



导演叶伟信(右)与主演甄子丹